

T35 特别报道

编辑：张永斌
 美编/组版：赵文华



2014年1月24日 星期五
 齐鲁晚报《今日日照》甲午年春节特刊

弥漫着年的味道

□张华

一进腊月，年的味道就越来越浓了。

在集市上，开始有卖烟花爆竹的了，为了做广告，总要放几挂鞭炮，那飘散的硝火味道是年的味道；人们推着车坐着车赶集去，买上一捆大葱，一扎茼蒿，几块老姜。还要买新布，新衣服，这时候人们是舍得花钱的，辛苦了一年不就为热热闹闹、开开心心过个年嘛！那蔬菜的味道、新布的味道是年的味道。

有的人人家开始杀猪，大锅里水烧得滚开，躺在案板上的大胖猪被捆着四蹄，用尽力气嚎着。不一会儿，它就变成两扇肉，铺在草垫子上了。也有人家杀只小羊，羊儿发出像小孩一样的哭腔。小孩子怕怕的，远远地看着大人收拾羊。肉分割开了，卖掉了，用稻草绳挂着，悬在家家户户的棚子里，很快就冻得硬梆梆的。鲜肉的味道是年的味道。

很多人家开始烙煎饼，烙好了叠起来，放在瓦盆里，盖上包袱，等着过年吃。整子上热气腾腾，煎饼薄薄的，一张一张，揭到

筐箩里。玉米的，麦子的，地瓜的，香香的，那味道是年的味道。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也叫辞灶，要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这天晚上家家户户包饺子，从下午开始，剁菜肉的声音就从每一户人家的屋子里传出来。热气弥漫，饺子下锅了。煮好的饺子先端到灶台上祭过灶王爷，然后我们才吃。从这天开始，人们就更忙了。

二十四，扫房子。以前在村里的小学上学，二十四放假。当我们拿着奖状，扛着凳子回到家时，就会看到院子里满满地放着桌子啦、椅子啦、柜子啦。母亲和父亲头上包着头巾，用笤帚扫着房顶和墙壁的灰尘、蛛网。我们姊妹们就帮着从水井里往外压水（冬天井水是温温的），刷洗器具，用力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竖在屋檐下晒干。等房子打扫干净了，再把家具一件件搬回屋，那满屋子新鲜的味道是年的味道。

二十五，做豆腐。小时候我们很愁着做豆腐，因为要推磨。石磨那么重，要姊妹两个推才推得动。我和姐姐就用两根推磨棍，一人一

边用力推，经常是被磨棍挤得肚子痛，更兼转得头晕脑胀。转一会还得用勺子填到磨眼里半勺黄豆，然后有白白的豆汁流到石磨下的桶里，那个累不是闹着玩的。晚上母亲就安排我们煮豆汁，火大了火小了要随时提醒。豆汁煮好了，母亲用葫芦瓢舀到大陶盆里，用上卤水，豆汁一会就凝固了。父亲爱吃豆腐脑，母亲就盛到盆里一些。其它的呢，就倒在铺着包袱布的大竹筐箩里，架在盆上控水，上面压上盖顶，盖顶上压上重物，等水控得差不多，豆腐也就做好了。在豆浆里放着，能吃到正月。啊，那豆腐的味道，是年的味道。

二十六七逢集还要去集上置办年货，买肉啦，鱼啦，鞭炮啦，还要买年画，对联纸。父亲负责贴年画，我帮忙拿钉子锤子，我喜欢哪张就告诉他，父亲就贴到我的房间来，这时候他会满足我们的要求，只要大家高兴就好。每个房间都换了新画，连画上的人都喜气洋洋的，全是笑模样，看得你也不由自主地笑起来。

堂屋的东墙上，母亲坚持每年

是的，故乡

□柳萌

又到了岁末年初的当口，又到了该回家的时候。是啊，回家，回到当初出发的原点，回到解开乡愁的地方。那棵我小时候曾攀爬过的老柳树、那方我多年前曾嬉玩过的小池塘，还有那些被我走老的小路、那些被我浇灌过的泥土，请再等一等，我就要回来了。

启程的前夜，照例是无眠。因为总是有莫名的焦虑——担心明天下雪，耽搁了回乡的行程；担心忙中出错，遗忘了给家人准备的礼品；担心闹钟罢工，错过了回家的班车……清晨，还是在闹钟响起之前醒来，昨夜的那份焦虑已经被不可抑制的兴奋取代，归心似箭。坐在返乡的车上，眼望窗外，却根本无心留意车外的风光，只知道路边的树每闪过一棵，离家就又近了一点。想必在家的方向，大概母亲已经开始准备晚饭和一些亲密的唠叨；父亲仍像以前那样，一边看报，一边用眼角悄悄瞄着墙上的挂钟；儿子应该还是在闹，妻子又要戴上那个黄色的发卡，忍不住偷笑。这便不是归心似箭了，而是归心似甜，不是我的心充满甜蜜，而是家的甜蜜涂满了我的内心。

夕阳已斜，前方转角就可以看到村口，家已在咫尺之遥。却突然希望这车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近

乡情更怯”，迟疑着不敢去推开这家乡的门口。还要再看一看，看看那棵老柳树、那方小池塘；还要再走一走，走走那条小路，沾染些过去的泥土；还要再找一找，找找那留在空中的久远的气息，找找那印在许久不见地上的影子，只有找到了他们，我才好确定，这真的是需要我回来的故乡。

这时忽然想起看过的一本书里，载有满清时屯垦戍边的人们的故事。当年，他们从内地来到边疆，千里迢迢，背井离乡，开化无边的荒凉。现在三百年过去，原本他们屯垦过的异乡应该已经成了后人现在的故乡了罢。可是为什么，这些应当视异乡为故乡的后人仍在执着的寻找，寻找祖先们离去的背影，以期能够有朝一日接续祖辈的香火。于是，当这一心愿最终达成，已是耄耋的老人来到先辈们的故乡，喝一口老井的甜水，捧一把地里的黑土，闻一闻空气中的泥香，老泪纵横。那一刻，我终于知道，萦绕在他们心头的，或许没有父母的牵挂、子孙的缠闹，而是最终找到了自己的荣幸，是血脉不绝的连络。

是的，故乡，那是让我找到自己地方，是缠绵的亲情感延的地方。快步上前，家门就在前方。

敬奉太阳

□焦安铭

敬奉太阳由来已久。前些年爹健在，我们看山而居，从年三十到正月十六，每每拂晓，我还恋在暖暖的梦里，爹却总是喊我赶快起床接太阳。

青霜白露，雾霭缭绕。晨鸡鸣鸣，东方欲晓。家家户户吱吱呀呀柴门开启，山村打个哈欠醒来。抱一把冷得粘手的山草，最好是黄豆秸或者芝麻杆，在门前那堵古老的迎春花墙上面的小路一侧，面对着早已光秃秃的大楸树，面对着霞光氤氲还有些清冷的天际，小心立好花炮——一种叫做“大花雷子”的万花筒粗细的鞭炮，花炮的引线需提前割开个口子，露出纯黑的火药便于引燃。屏气凝神虔诚地点燃山草，再从暖暖的火堆里取一支细小的草棒儿，轻轻吹出火明儿，稳稳地递给花炮，他便兴奋得嘶嘶窜高，枝枝叶叶渐次伸展迅速升高膨胀：枣黄色、古铜色、银白色……各色的花朵热情地绽放开来，在早春的山村，随着一声惊天地泣鬼神的轰鸣，火堆和花炮星星点点随风扬起，似歌似舞，仿佛连墙下昏昏沉沉睡在冬日里的迎春花也召唤得蠢蠢欲动——刹那间太阳便像一位大无畏的少年应邀跳上云端晃了出来！他脚踏祥云，怀揣炽热，令露珠映光宝气，霞染炊

烟奇幻，山川、雪峰、河流、江海、宫殿、庙宇……霎时万物镀金，温暖弥漫了整个小山村。

有迎有送。太阳落山时分，爹吩咐我焚香再送太阳一程。用一只白瓷大碗，盛上金黄的小米做香炉，百鸟归巢，层林尽染。对着西山山梢如盘的落日，焚香鞠躬而拜，虔诚胜过对待列祖列宗。

当初我敬奉太阳，只是不愿惹体弱多病的老爹伤心，他吩咐我迎太阳我就迎太阳，送红日就送红日。还有给石碓额头、水缸肚子贴“酉”条儿和“福”字儿，到很远的山泉边压纸钱，进美味十足的羊圈贴“六畜兴旺”的联贴，堂屋正面迎财神，灶膛之上接灶王。门楣上张贴“五谷丰登”，迎门对山悬挂“开门迎春”……年复一年一切安排得循规蹈矩，郑重而神秘，那份真诚与执着，那份对太阳、山泉、羊圈、草木、河川……天地间一切的一切无不感恩戴德的敬畏，既令我刻骨铭心，又令我这个无神论者逆反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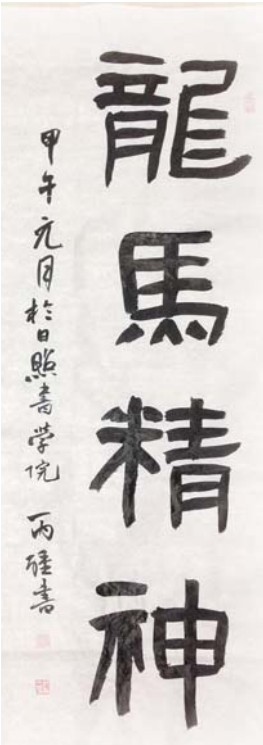
随着年岁渐长，愈历历经农事的艰辛，我对待生活的认知也丰富起来。特别是看山人家，岭广地薄劳力少，打麦晒场收庄稼全靠太阳的脸色。假如遭遇淫雨霏霏，晒得半干不湿的瓜干霉烂成眼镜圈圈，黏糊糊的呱嗒呱嗒地

把几个孩子的奖状贴上去，那满满一墙奖状是她作母亲的骄傲。那新鲜的纸张油墨味儿是年的味道。

二十八九要炒花生，蒸馒头，蒸发团。半麻袋的花生早就留好了过年吃的。噼啦噼啦翻锅，胳膊好累啊，等花生仁儿泛着淡淡的黄色，就要赶紧起锅，这时正好又香又脆。花生炒好了就“蒸壮”。用引子发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揉面做馒头，要做得好大好大，做好的馒头放在炕上发着，等发好了，就一锅锅地蒸。

父亲做蒸笼的水平很高，在大锅沿上立一排干净的瓦片，围上稻草，笼屉放在里面，严严实实的，然后烧木柴，木柴火力大啊。小孩烧火，大人揉面，劈柴。大娘婶子们也到我家来蒸馒头，隔着墙头，大娘喊：“玲儿她娘，蒸好一锅啦？”母亲就应着：“来吃吧。”那声音，也弥漫着年的味道呢。

腊月三十，该忙的也就忙好了，写好的红对联等着贴到大门上。这时候，要是飘起圣洁的白雪，年味就更足了。等待我们的，定是一个祥和的除夕夜。



龙马精神
纪丙强
(日照书学院院长)

被扔掉；收下来没等见到烈日的小麦玉米霉湿发芽，风高掀屋秋雨绵绵草屋内大珠小珠落玉盘——所有的盆盆罐罐都在接漏雨啊！没有太阳的日子里，夏日的草屋内什么物件都绿毛丛生，地面潮湿，米面坏掉，连心情都烂烂的。

而午间太阳高悬，娘总是满坡满岭地忙碌。我常劝娘歇歇再干，娘说，蚕老一时麦熟两晌毒日头锄地死草啊！你看看向日葵还不知道跟着日头走啊，白花花的日子照得人心多么踏实啊！你听，豆荚咧着，花生伸腿；高粱涨红了脸，稻谷笑弯了腰；地瓜胖得撑破地皮儿，玉米粒一时比一时瓷实啊——我家的吃穿用度哪一样不是靠太阳的本事……

原来大地的色彩甚至天上的明月和雨后的虹霓全仰仗着太阳的光芒啊。五谷杂粮，动植物植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太阳劳苦功高。我们有什么缘由忘记太阳？忘记光明？忘记敬畏自然？忘记敬奉太阳的父辈？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当然我们也要在心中守着那团阳气，存着对未来的期待，心态安详，感恩太阳以及所有如太阳般温暖的恩泽。融入大自然，请从感恩与敬奉太阳起！